

# 牛轭山景点轶事

□关雎

牛轭山公园是岱山的一处网红打卡旅游风景点。每到阳春三月,或金秋十月,周末、假日,风和日丽,人们常会呼了家人,约了亲友,游乐于牛轭山公园,观海上日出,享一段闲暇时光。我也去过三次,或引家人游玩,或陪作协客人采风。漫步园地,沐着风,浴着光,赏着海,不由间会想起曾经的那件往事来。

2021年10月底的样子,陶忠道老师打来电话,说是县里准备将牛轭山打造成一个休闲公园,公园里要建几个风景点,设计方华东设计院弄了一个草稿,县里有关方面不是很满意,于是院里托人要他给想想办法。他说自己在这方面是新手,问我能不能帮他想想。我答应了他。

那个时候,我听说过牛轭山之名,过秀山大桥时也会经过,知道是个小不点的岛,但具体长怎么样还真没看过,心里也嘀咕过建设方咋会想到有这一出。在了解了有关的设计要求后,我觉得须去一趟牛轭山,实地看看。

等了个晴好的下午,我和陶老师便去了牛轭山。说是“山”,其实是“岛”。在东南沿海,古人将岛屿叫作山,胸山、兰山、蓬莱山、洋山、翁山、白华山,莫不如此。

在管理处人员陪同下,我们在岛上四处转了一圈,从东看到南,再看到北,看了海,听了潮,观了桥。岛上,一切都是草创;地上,还是一片凌乱,只有那规划打造的几个景观,可见一些粗糙的轮廓,但海潮是真切的,翻卷着,拍打着;大桥是真切的,长虹卧波,巍峨而立;海面是真切的,起伏着,荡漾着,闪着锦鳞,船帆三两点,长涂山在东北,秀山在西南,夕阳在山脊燃烧,晚霞在山海间破空而出。

回来想了好些天,久久不能落笔。这景点,该如何命名?公园就在牛轭山,那么是否可直接



摄影 沈磊

命名“牛轭山公园”?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岛,每处景点又是如此近,这又该如何区别?考虑到此公园是休闲用的,重在给人以放松心情、放空心绪,于是觉得景点名还是文艺一些为要,而更主要的还是须突出牛轭山的舆地特点,比如视野开阔,堪称极佳,远处大海壮阔,近岸红岩嶙峋,西边就是官山大桥,景点名须应围绕这些来构想。

你看东北那个观日出之处,单从位处来看,确实不错,山海苍茫,海面空阔,日出之时,定是旭日万丈,朝雾飞霞,而其实,岛上每一处都能观日出,每一地都能远眺,关键是要

整体上给人一种念想、一种氛围。

忽而想起白居易《忆江南》中的诗句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望露台”三个字就涌上脑间,不是吗?烟笼青山,若隐若现;晓日欲出,霞光喷薄。想了又想,又想出一个词来:醉春潮,不是么,远处旭日冉冉升起,眼前春潮滚滚而来,能不令人春心激荡?

两个名,让建设单位且作选择吧。

看南边海岸,岸边有一大片崖呈紫色,那种嶙峋与奇幻很是罕见,于是想到两个词来:“紫烟秋”和“红岩风”,源出范仲淹《上汉谣》之

句:“冉冉去红尘,飘凌紫烟。”也不枉了此处的这一份古典意境。

打造这些景点,是为恋人、孩子、家长营造一种闲适、雅落之意,氤氲一种和谐和美之境,于是给东南边那个椭圆形的,原本是白色步行的长台取名“鹊桥仙”和“长桥月”。此出自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之句:“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想那明月当空,波平浪阔;北雁南飞,鹊桥相会,千百年间,民间的牛郎织女故事一直是令妙女佳人遐想的。

西边有个望露台,其脚下即为海道,常年潮流湍急,涛声不息;近岸处,特地设了一座灯塔,而远处即见官山大桥,遂取“水龙吟”,这三字为词牌名。又想到“念奴娇”三字来,怒,“奴”之谐音,涛急之意;让人想起苏东坡那首豪迈放旷、境界高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而北边那个仿鲸鱼骨架的“鲸落”处,远眺可见磨盘山,山下有一白练横贯,近处即为江南村,正吟时代开放之曲,春光无限,由此想到自己那首《观鲸鱼尾感怀》中的一句来:“一落鲸身万物裂,龙鳞成泥亦山阜。”于是将之名以“龙吟曲”和“江南春”。

蓬莱岱山,地处神秘而美丽的北纬30度线上,蓝天碧海,山海缙约,晴沙奇礁,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牛轭山就在岱山岛的东南一方,这里岛屿环绕,山海寥廓,与普陀山隐约相望,与高亭港隔海牵手。岛上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奇特绮丽,官山大桥飞架湍流。

牛轭山公园,就在岛上通向生态海岛风景的大道上,碧空潮来一排雪,斜晖潮去一片金。此刻,她正等着你的到来,望日出,踏鹊桥,让你放空心情,放飞心灵……

## 塬上的自己

□王民国

塬上的风景一点也没有江南水乡好,放眼望去是整片的粗犷,纵横的沟壑像极了我父辈手臂上的青筋,张牙舞爪地彰显着自己的苍劲。

在塬上,不只是苍茫黄土的怒吼,还有那一年四季怎么也刮不完的风,从春天开始,风穿过鬼斧神工般的山沟,唱着古老的西北调子,一直能吼到冬天塬上农家的窗花上,卷带着细微的沙砾,敲打着窗户啪啪作响。这风啊,它带不来江南水乡的软糯俚语,也飘不出烟雨江南的红蓼舞低,它的其中,飘荡的是这黄土地上沉重的历史,夹杂的满是大西北的自由与热烈。

初夏的塬,高高地伫立在那,让人站在塬边的山头上,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天空,抚摸着那湛蓝湛蓝的天,等到日头西迁,这塬上的天,会变幻出无尽的深浅与温度,染得半边的天空金光璀璨。我踏上乡间的小道,迎着余晖,去追逐那份独属于我的自我。安冯塬的黄土地里种不出娇嫩名贵贵的花,满眼望去只有青翠的小麦叶随风起伏,在傍晚微风的轻抚

下,田边的我能听到风的喃喃低语,能感受到生命的脉搏,能看到麦海的浮动,这股浮动,牵引着塬上老农的心——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黄土啊,像极了生活在安冯塬上的人,嘴笨得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意,只能用一袋袋的小米、玉米和高粱来宣泄自己那深沉的爱。

但是要说这塬上荒凉得不见浪漫,我是第一个不答应的,路边橘黄色的委陵菜花成片成片地生长,它是比不上牡丹月季的高贵,也比不过兰花百合的高洁,它只是坚韧地深深扎在这荒凉的黄土地上,努力地汲取着生存的养分,活着,活着。塬上的人民也如此,从高低起伏的山川沟壑上开垦出一块块田地,种下一粒粒可贵的粮食,一代代地在这里努力生存下去。

沿着水泥路行走,总会不经意间看见地里的孤坟,就那样孤零零地屹立在那。有些孤坟,残败萧索,草木稀疏,只有一两朵淡紫色的不知名野花陪伴着这坟中的人,以解坟内主人内心的孤寂。也许孤寂的不只是孤坟吧,野花也在这旷野中有个伴,当两个孤独的灵魂相遇,流

泻出的是幸福与安心。孤坟与野花的相知,便是这平淡寡水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我继续向前走,却忘了太阳渐渐消失在黄土地的怀抱里。天空顿时变得略微暗淡,我心急如焚,我在哪?驻足四望,看见的只有不远的村庄上方淡淡的青烟,哦,那是炊烟。一缕缕淡淡的炊烟顺着农家的灶房烟囱飘出,又慢慢消散在暗淡的天空之中,灯火通明,犬吠鸡鸣声不绝于耳,那座小村庄累了一天,在吃完晚饭后,准备陷入深深的沉睡。我也该回家了,夜晚的塬上的风,吹到身上,吹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归家,归家。月光铺路,星星点灯,这是归途,也是安康。

自己在哪?我思索着,在粗犷的塬吗?在猛烈的风吗?在小麦叶和委陵菜花中吗?在孤坟和不知名野花的相依中吗?还是在村庄的安康祥和呢?也许都在。我于黄土地里找回自己,因为根在这,我是塬的孩子,每一次的呼吸都可以与塬上的脉搏呼应,塬的印记已经深深嵌入我的骨血当中。

塬,就是自己。

## 你是无边无际的网 (另一)

□韩鸿捷

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  
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  
都冲不破这张网  
我不知道网里有多少鱼  
我努力让自己成长为鲈鱼  
我将吃掉网里所有的鱼  
直到有一天我找不到一条鱼  
这样我将单独地拥有这张网  
我是你一生能收获到的唯一且巨大的鱼

## 从《撒哈拉的故事》到《世之奇女:三毛》

□应红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流浪远方,流浪……”

这首曲调低沉、舒缓而略带哀伤的《橄榄树》,渗透在白马先生所著的《世之奇女:三毛》的整个篇章中。循着白马先生的文字细节深入三毛的内心,感知她的情感经历和坎坷曲折的一生,让人唏嘘不已。

早些年我在客轮上工作时,在上海小东门书店购买过三毛的第一本著作,也是成名作《撒哈拉的故事》,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我每想你一次,天上便落下一粒沙,从此便有了撒哈拉。”《撒哈拉的故事》中描写了她和荷西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生活,以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爱情。尽管简单,但是那时她俩是幸福的、开心的、与世无争的。三毛在《撒哈

拉的故事》里表现出来的这种纯粹而简单的生活,浪漫且真实。

三毛一生到过59个国家和地区,长期旅居漂泊。但是流浪的三毛,是不羁的三毛,是飞翔的三毛,更是传奇的三毛!当我漏夜读完白马先生所著的《世之奇女:三毛》,对三毛的一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白马先生所著的《世之奇女:三毛》,分“三毛的故乡定海”“三毛的红尘岁月”“三毛的文学世界”“三毛的情感世界”“三毛的大陆深情”等九个篇章,以翔实资料记述了三毛离奇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她波澜起伏的心路历程。

1974年7月,历经辗转坎坷和各种磨难的三毛,终于在撒哈拉和荷西结婚,此后过上了一段短暂而幸福的生活。她和荷西结婚后定居撒哈拉沙漠和加纳利群岛,并以当地生活为背景,写出了大量的作品。除了《撒哈拉的故事》,她的主要作品还有《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我的宝贝》《闹学记》《滚滚红尘》等散文、小说、剧本,总计大约500万字,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9月30日,当三毛陪同父母到欧洲旅游的时候,荷西在海边捕鱼时不幸溺水身亡。在荷西的葬礼之后,三毛痛不欲生,凄惨地呼喊着:“荷西回来!荷西回来!”以至于被注射了镇定剂后躺在床上,药性几乎失去了作用。荷西死了,留给三

毛的是无尽的哀伤,几乎每天早晨,三毛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墓园里,去陪着她长眠在地下地丈夫。她总是痴痴地一直坐到黄昏,失魂落魄。

1989年4月20日,三毛首次来到大陆,来到浙江舟山市定海小沙的陈家村寻亲祭祖。在陈家祠堂,三毛按闽南的习俗,在供桌前点燃六炷清香,放在列祖列宗牌位前,然后合掌举香至额头,极其郑重地施以祭礼。从陈家祠堂出来后,三毛便上山给祖父陈宗绪上坟。三毛来到坟前,悲戚地叫了一声“阿爷,平平来看您了”,便泣不成声,痛哭不已。三毛亲手献上鲜花,再点上九炷香,三炷敬祖父,三炷敬祖母,三炷敬天地。然后又五体伏地,大拜三次。她把脸贴在墓碑上,喃喃地说道:“阿爷,平平要跟你讲讲话,阿爷,魂魄归来,你一定要回来。”一边说着,已经泪流满面。

1991年1月4日,噩耗传来,凌晨2点左右,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悄然玉殒。三毛去世后,家乡人民为纪念三毛,将位于浙江舟山市定海小沙的三毛祖居正房修复,建成三毛祖居“三毛纪念馆”,分别陈列三毛的遗物、三毛各个版本的作品、各个时期的照片,以及中外人士缅怀三毛的文章等。现在三毛祖居成为了文化界人士、无数三毛迷怀念三毛的地方,也成为了舟山市定海区打造东海百里文廊的一个文化地标。

## 凌波小舒

你的细密微卷的长发  
是海面舒展的微波  
你的精巧悠扬的双眉  
是湖面细细的波纹  
你的明眸善睐的双眼  
是水面轻巧的漩涡  
你的轻挺小巧的鼻梁  
是水面微隆的波峰  
你的微微上翘的樱唇  
是水面欢乐的浪花  
你的曲线玲珑的脸颊  
是山溪起伏的流波  
你的纤细轻柔的身躯  
是平地微曲的溪流

整个的你呀  
就是水面轻轻荡漾着的  
泛着明光的如梦的柔波